

一九五一年元月

土地改革學習資料

南昌大學學習委員會編印

土地改革學習討論提綱（只供參考用）

一、土地改革的重要性：

1. 中國舊有土地制度爲什麼不合理？
2. 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什麼？
3. 土地改革爲什麼是我們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第一個條件？
4. 土地改革和文化建設的關係怎樣？
5. 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關係怎樣？

二、劃分階級：

1. 什麼叫做階級？
2. 中國農村中有那些階級？用什麼標準來劃分？
3. 什麼是主要勞動，附帶勞動？
4. 你的家庭成份怎樣？

三、對土地運動的認識：

1. 對地主階級的認識，聯繫實際事例說明之：
2. 農民和地主是什麼關係？誰養活誰？
3. 有沒有勤勞起家的地主？
4. 地主階級與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的關係如何？
5. 為什麼要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來打倒地主階級？
6. 實行土改為什麼要發動羣衆？為什麼要反對和平土改？
7. 對羣衆運動中的偏差應怎樣看法？
8. 我們在土改運動中應採取什麼態度？

南昌大學學習委員會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土地改革學習資料目錄

一、毛主席：論聯合政府——土地	一
二、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的考查報告	七
三、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	四〇
四、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四四
五、鄧子恢：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會上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	六一
六、陳正人：關於本省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七〇
七、爲實現全中國土地改革而鬥爭——人民日報社論	八〇
八、放手發動羣衆摧毀封建統治展開土改運動——江西日報社論	八四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九三
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	一〇三
十一、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土地改革法實施辦法的若干規定	一二九
十二、爲甚麼要實行土地改革法	一四〇

論聯合政府——土地

毛主席

土地問題。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主張。

爲什麼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呢？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一切設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那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一部分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

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自由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多半和土地聯系着，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堅決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具備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羣衆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人，成了農民與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執行了孫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先生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與農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侵略者。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尋找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佈的『二五減租』一類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在中國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曰『奸區』。

在抗戰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階級與民主民生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在大敵當前，民主民生不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

其目的是不願抗日戰爭獲得澈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不自覺地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就不能趕走日本人——這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正論，爲整個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八年抗戰史所證明，也爲法蘭西、意大利、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所證明。在波蘭等國所執行的，不是如我們的減租減息，而是『耕者有其田』。

在抗日期間，一切服從抗日，減租減息及一切民主改革是爲着抗日的。不是自己孤立起來的。爲着團結一切社會階層反對共同敵人，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適當地交租交息，獎勵地主的資本向工業方面轉移，同時，更使開明紳士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社會工作與政府工作。對於富農，則獎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綫裏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綫：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大的同盟軍，藉以組織雄厚的戰鬥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綫，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綫。

動搖於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與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綫。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着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那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

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與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於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的市場，只有他們能够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原料與吸收最廣大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萬萬六千萬農民羣衆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基礎。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衆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萬萬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說的『主要基礎』，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佔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中國人民中政治上最覺悟與具有領導一切民主運動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量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成爲中國解放區的普遍的制度，今後應當儘量推廣。

這裏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悲慘生活的表現。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形式與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是農民羣衆爲着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爭取富裕生活的表現。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其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强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

這裏還要指出一點，就是說，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的知識分子，不容易了解現時還是分散的落後的個體經濟這種農村特點，在解放區，則還要加上暫時還是被敵人分割的與游擊戰爭的這些特點。因爲不了解這些特點，他們就往往不當地帶着他們在城市裏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去處理農村工作，因而脫離農村實際，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這種現象，必須用教育方法加以克服。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之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

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裏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爲着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重要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日本侵略者及重要漢奸分子的土地應該被沒收，並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

湖南農民運動的考查報告

毛主席

農村革命

一 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爲不少。許多農運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以，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爲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逐段寫出，作爲革命同志的參考。

二 組織起來

湖南農運，就湘中、湖南已發達各縣來說，大約分爲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爲祕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爲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羣衆便計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三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裏放個屁也

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兒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我出十塊錢，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的過日子，拼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四 糟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講

。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及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班滿城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個打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黨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及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五 「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有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幫人滾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所以唐孟藩先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

成這個大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到，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革命先鋒

一 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人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

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頭上了。他們用繩細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了，牽着遊鄉（湘潭的湘鄉叫遊團，體陵叫遊壠）。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二 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勛

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但這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有錢餘，有穀剩的，叫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的回答：『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反對於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土黨的農